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二十九回 平陽鎮二打韓通 七聖廟一番伏狀

詞曰：君行無良，鳩居鵲巢安羨？快當時，欲心貪戀。恃才妄作非為現，末路垂危，可否能常僭？到如今，回首他鄉仍莫。人殊勢異顛顏面，且效他，投筆封侯，思想蓋前愆，乃使吾成驗。

右調《錦纏道》

話說鄭恩失去了趙匡胤的赤兔胭脂馬，跑回店來，訴與匡胤知道。匡胤細問店家，方知就是韓通之子搶去。弟兄二人一齊來到野雞林外，尋着了韓通僑住的這所莊子，匡胤便叫鄭恩前去叫罵，自己閃在林中張望。那鄭恩到廣梁門首，看見裏面沒人出來，反把門兒緊緊的關閉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便大罵道：「韓通狗兒！驢球入的，你既然害怕，不敢出來，就不該叫你娃子來搶樂子的馬了。你若知事的，快快出來相會，樂子就一筆勾銷，你若不肯出來相會，樂子就要打折你的窩巢哩。」口裏罵著，手裏不覺粗魯起來，挺起了酸棗棍，在門上亂打，須臾將廣梁門打了大大的窟窿。裏面守門的看了。慌忙跑進廳去，稟知韓通。此時韓通正坐家中，聽知兒子得了寶馬，即叫牽來觀看，果是一匹赤兔龍駒。心下歡喜不盡，分付家人整備慶賀筵席，做個龍駒大會，賞過了那些跟隨出獵的眾人。於是父子夫妻及眾徒弟等，正要各各入席歡飲，猛見守門的進來通報，說是黑漢打門，要討馬匹，現在外邊叫罵。韓通聽了，勃然大怒，即時點齊了眾徒弟，帶了兒子天祿，各執兵器，一齊往外邊來。分付把大門開了，哄的擁將出去。

那鄭恩正在叫罵，忽見大門已開，擁出一群人來，兩邊雁字兒分開。舉眼看那中間為首的，也是勇猛的，祇見他：

頭戴一字青巾，身著杏黃箭服，烏靴戰褲簇新新，拳棒精通獨步。暴突金睛威武，橫生裂目凶頑，手提梢棒鬼神驚，不愧名稱二虎。

鄭恩大喝一聲道：「那穿杏黃襖子的敢是韓通兒麼？」那韓通聽得叫他名氏，抬頭往外看著，果然好一條大漢。怎見得？

烏綾帕勒黑氈帽，罩體披袍是皂青。

藍布捲袂腰內結，裹腳翁鞋皆用青。

手執一根酸棗棍，威風凜凜世人欽。

煙燻太歲爭相似，火煉金剛不讓稱。

韓通見了，大呼道：「俺便是韓通。你是甚人，敢來犯俺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姓鄭名恩，今日到此，非為別事，祇為你的娃子把咱的寶馬搶來藏過了，故此特來取討。你若曉事，送了出來，樂子便佛眼兒相看，若你強橫不還，祇怕樂子手中這酸棗棍不肯與你甘休。」韓通聽了大怒，叫聲：「黑賊！你怎敢出言無狀？誰見你的馬來？你今日無故前來，把我大門打碎，這是你自要尋死，休來怨俺。」說罷，舉起梢棒，當頭打來。鄭恩舉棍，撲面相迎。兩個打在當場，鬥在一處，真個一場大戰。但見：

一般兵器，兩個雄心。一般兵器，棍打棒，棒迎棍，光閃閃，不亞蛟龍空裏舞。兩個雄心，我擒你，你拿我，氣起起，儼如虎豹嶺頭爭。初交手，怎辨雌雄，祇覺得塵土飛揚，疑是天公布霧。到後來，纔分高下，一任你喊聲振舉，須知人力摧殘。

當下兩個各施本領，戰鬥多時，不覺的鬥了三十回合。鄭恩本事不濟，看看要敗下來了。匡胤在樹林中看得親切，恐怕鄭恩有失，暗暗解下腰中鸞帶，順手一抖，變成了神煞棍棒，輕輕的溜將出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韓通的賊！休要恃強，你可記得在大名府哀求的言語麼？今日又在此地胡行，怎的容你？」那韓通正要打鄭恩打倒，忽地見匡胤躡到面前，吃了一驚，往後一退。匡胤趁勢祇一掃腳棍，早把韓通打倒在地。

說話的，韓通未及交手，怎麼就被匡胤打倒？這等看起來，則是韓通並無本事，絕少技能，如何在平陽鎮上稱雄做霸，行教傳徒？倒不如斂跡潛蹤，偷生度日，也免了當場出醜，過後遺羞。看官們有所未知，從來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轉敗為勝，移弱為強，其中卻有一段變易的機趣，幻妙的功夫。如今祇將拳法而論，匡胤所學，本是不及韓通，若使兩下公平交易，走手起來，以視鄭恩曾經救駕，武藝略高，今日尚且輸了銳氣，則匡胤定當甘拜下風矣。怎奈彼時在大名府初會之時，幸有鬼神呵護，暗裏施為，所以匡胤佔了上風，把韓通無存身之地，遠遠逃竄。今日二次相逢，又是韓通未曾提防，匡胤有心暗算，合了兵法所云：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」所以又佔了上風。即如第三番相會，仍使韓通失手，正如博家擲色所言，又犯盆口之意。總而言之，祇是個王者不死而已。閑話表過，不敢絮煩。

祇說當下匡胤打倒了韓通，祇一腳踏住胸膛，左手掄拳，照著臉上就打。初時韓通尚可挨抵，打到後來，祇是哎喲連聲，死命的狠掙，數次發昏，一時省不起是誰。那鄭恩在旁觀看，心中好不歡喜。正如：

貧人獲至寶，寒士步瀛洲。

那鄭恩叫道：「二哥，你這拳頭，祇怕沒些意思。這個橫行生事的驢球入的，留他何用？不如待樂子奉敬幾棍，送了他性命，與這裏百姓們除了大害，也是咱們的一件好事。」鄭恩乃天生粗魯，質性直爽，口裏方纔說完，手裏就舉起了酸棗棍，便望韓通要打。匡胤連忙止住道：「不可，我這拳頭他已是盡夠受用了，賢弟不可粗魯，且留這廝活口，別有話說。」鄭恩依言，祇得提了酸棗棍，惡狠狠立在旁邊。那韓通的兒子和這些徒弟們，欲要上前解救，見那匡胤相貌非凡，身材雄壯，定是個難鬥的英雄，二來怕那鄭恩行凶，若使上前動手相救，倘他果把棗棍一舉，韓通的性命就難保了。又聽得匡胤說且留活口，諒來性命還可不妨，祇得也不多言，也不動手，一個個袖手旁觀，都在門前站立。這正如兩句俗語說的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還被惡人磨。

當時匡胤一手揪著韓通的頭髮，一手執著拳頭，照在韓通臉上，喝聲：「你且睜開驢眼，看我是誰？」此時韓通已是打得眼腫鼻歪，身體又被踏住，動彈不得。聽見匡胤問他，便把雙目亂睜，睜了半晌，方纔開了一線兒微光，仔細望上一看，方知是趙匡胤，唬得哽氣倒噎，懊悔莫及。心下想道：「好利害！怎麼他又在這裏助那黑漢？可見他的造化低，又遇了這個魔頭，免不得要下氣伏軟些，纔可保全性命。」於是歡容的笑道：「原來是趙公子駕臨，自從在大名府一別，直到如今，不知公子可安否？」匡胤笑道：「你既認得是我，可知當日在大名府打了你，如今可還害怕麼？」韓通聽問，想道：「我前番雖曾挨他的打，連妻子也不知道。今日這些徒弟和我兒子在此，若滅盡了銳氣，日後怎好出頭？」仔細思量，莫輸口氣，輸了身子罷。便道：「公子，我與你多年相好，斷親斷敬，連面也不曾紅過，今日如何取笑？請到舍下，一敘久別之情，纔見義氣的朋友。」

匡胤喝道：「韓通，我看你光棍樣兒，對著眾人面前，恐怕害羞，不肯認帳。我也不與你多說，祇教你再受幾拳，與眾人看看何如？」說罷，又要揮拳打下。韓通方纔慌了，祇得不顧羞慚，哀哀的說道：「趙舍人，莫再打了，自在大名府見教一次，到如今想起來，真是害怕，夢魂皆驚。乞公子海量，寬容饒了我罷。」匡胤道：「你既害怕，要我相饒，須要聽我分付，你從今日快快離了此地，別處安身，改惡從善，再把這座莊子交還原人，我便饒你，若不依我言，仍在平陽鎮上殘害百姓，俺在早晚之間，必然取你性命。」韓通道：「公子分付，怎敢不依？」匡胤道：「你既依允，俺便放你起來，與同眾人速往平陽鎮去，寫下一張執照，方纔放你。」韓通祇要性命，滿口應承。匡胤把腳一鬆，韓通爬了起來，呆呆的立著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那鄭恩在旁說道：「驢球入的，快把樂子的馬牽了出來，待咱的二哥騎了，好回平陽鎮去。」韓通聽了，那裏還敢不依，連忙叫人快把這馬牽來，交與匡胤。匡胤把神煞棍棒變成鸞帶，束在腰間，跨上龍駒。鄭恩拿了酸棗棍，帶了韓通，把後邊人喝住，不許一人同行。

當時三個人出了野雞林，來到平陽鎮口，登時哄動許多百姓，齊來觀看，多說道：「這是橫行害民的團練教師爺，平日間祇有他如狼似虎，還有誰人敢說他一個不字？今日為著甚來，掉在這裏？」內中一個走上前來叫道：「團練老爺，你定下的每日規矩，要的這十兩銳銀，我們湊份已齊，怎麼今日不來收取？想是要我們到衙門裏來完辦麼？」又一個道：「眾位，且看他裝這狗彘之

形，想是要去上圈哩。祇是把往日英雄，一朝失了，覺得帶累我們羞殺。」韓通聽了這些言語，羞慚滿面，低頭而行。匡胤叫道：「列位也不必多言，今日俺與你們解釋了此事，便是兩無干礙，各奔前程。列位可同我前去，要他寫了一張執照，便好打發他起身。」眾人道：「好漢所處極當。」遂一齊來到十字街頭，卻有一座七聖廟，廟前有一座亭子。

匡胤跳下馬來，把馬拴在在子上，便說道：「你們眾位之中，有那年高德厚，請進幾位，看他寫下執照。再尋原主劉員外進來，當面交還莊子。」眾百姓中有人答應道：「那劉員外也在此間。」匡胤邀進亭中，就叫那百姓公同推舉，議了五位老者，多是年及六旬，仁厚長者，齊往亭子內，恭聽調度。匡胤又叫人去取了凳桌，就請六位老者兩旁坐下。中間擺下桌子，又取了紙墨筆硯，安放好了。匡胤然後開口道：「各位長者，非是在下沽名邀譽，妄斷鄉評，祇為俺一生最喜勸強扶弱，屏惡攜良，因此路見不平，權力公舉。倘有不合於禮，各位亦須面斥其非，方見公道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好漢為民處分，已是極循道理的了，有甚不合，致使我等饒舌？請自尊裁，不必過謙。」匡胤便叫韓通過來，謂之道：「今日此舉，並非俺苛刻於你，祇因你行己不法，虐戾良民，須要自己服罪。俺不過大義而行，祇叫你寫下執照，不許再來，還要交還劉員外房屋。諸事清楚，俺便放你去路。」韓通到此地步，怎敢不依？提起筆來，就像犯人畫招一般，登時把執照寫完，名氏底下扎了花押，雙手遞與匡胤。匡胤接來一看，祇見上面寫來，果是明白乾淨，永無更變的。寫道：

具伏辨韓通，為因己性不明，冒居平陽鎮劉宅房屋，欺公藐法，橫害良民，種種非為，果堪眾憤。但從古開自新之路，君子寬已往之過。自知不容於此地，願將該座莊房交還原主，全家遠避，不復相侵。如後再至平陽，有犯一草一木者，願甘眾處。故立執照，永遠存據。

匡胤看畢，遞與眾老者看了一遍，多說道：「寫得不錯，好漢便須放他去罷。」匡胤依言，即著韓通速速回家收拾，出房交割，快離了此地，不許停留。韓通得了性命，抱頭鼠竄的去了。

那幾個老者都想：「韓通雖然寫下伏辯而去，猶恐事有反覆，慮他日後再來，如何抵當？」遂一齊說道：「請問二位好漢尊姓大名？老漢等有一委曲之言，願乞允諾。」匡胤道：「在下姓趙，這是結義兄弟姓鄭，不知列位有何下教，願乞明示。」老者道：「某等眾人，蒙二位英雄路見不平，打了韓通，將他趕去。祇怕這惡棍面雖順從，心不甘服，日後知得二位去後，再來肆毒，我們合鎮人民，便難承受了。所以我等私意，欲屈二位英雄留住此間，權住幾月，與我們百姓做個護身，待他果已不來，然後請尊駕行動。不知可否？」匡胤道：「韓通此去，定是永不敢來，列位放心，不須多慮。況在下各有正事，不便在此久住。」說罷，就要辭別。眾人那裏肯捨，一齊在亭子外攔住，不肯放行。那鄭恩吃慣了現成酒飯，聽見眾人苦苦相留，心中暗自歡喜，叫道：「二哥，咱們打去了韓通，雖然與他們除了害，祇是咱們去後，這驢球入的果然再來，叫這百姓們怎禁得起？他們留咱，定然也有信義。前日樂子在興隆莊鎮邪，也住了幾時。今日他們叫住幾月，決不誤了正事，便與他做個護身，有何妨害？況且這裏是關西一帶四通八達的地方，閒著工夫，探問柴大哥的消息，也是好的。」匡胤低頭想道：「我本為尋訪大哥，故此終日奔波道路。今鄭恩所言，甚是有理，我何必拒絕於他，拂情太甚？」遂說道：「既承眾位厚意相留，祇得領教了。但今先要說過，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在下便要起身，莫再推阻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二位英雄有心住下，祇過了幾月，任憑起行。」於是匡胤鄭恩，權在這七聖廟內安住。又叫人往招商店去，把行李包裹兵器一齊取了來。又把那馬拴在殿後偏間內。自此，每日三餐，眾人輪流供養。閒暇無事，又往街上訪尋柴榮消息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韓通得了性命，忙忙然如喪家之狗，竄出了平陽鎮，將至野雞林來，祇見兒子韓天祿領了眾徒弟前來迎接，問起其事。韓通把寫伏辯等，一一說了，道：「如今這裏住不得了，我們快快回家收拾，連夜起身。」說罷，一齊來至家中，又與娘子說知了，就把那所備的龍駒會筵席，各各飽餐了一頓。韓通又取些跌打的丹藥，啖了一服。然後眾人收拾了金銀衣服細軟等物，打成馱子，家口上了車子，父子二人帶了徒弟家人，一齊保著車馱，連夜起行，離了平陽鎮所屬地方，望著禪州去路而走。祇因這番投奔，有分教——遇故謀新，大郡壯風雲之色。改弦易轍，圖王添羽翼之臣。正是：

但憑韜略行藏技，何懼山林跋涉勞。

畢竟韓通此去何處安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